

# 黎德寿抵巴黎后发表声明

## 说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要末迅速签署已商定的协定，要末是战争将继续下去

【法新社巴黎一月六日电】出席巴黎会谈的北越代表团的特别顾问黎德寿今天从莫斯科抵这里。黎德寿将于下星期一（八日）同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基辛格恢复会谈。

黎德寿在抵布尔歇机场时说，如果美方“表现出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和决心相当的真正认真的态度和决心，越南问题是能够迅速和平解决的”。他说，但是，美国方面顽固地“要求对十月份拟订的协定的原则和实质内容作无理的修改”。

他说，“越南人民”将继续抵抗到赢得其基本民族权利。

黎德寿在莫斯科进行讨论以前曾在北京进行了讨论。在巴黎迎接他的有中国大使黄镇，苏联代办奥勃列姆科，北越代表团团长春水，临时革命政府

代表团副团长丁伯诗，代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屋萨坤和旅法越南人联合会主席黄忠同。

黎德寿在机场进一步发表的谈话中还说：“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要末是迅速解决越南问题，签署已商定的协定，要末是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

他接着说：“美国政府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责任完全在他们身上。”

【美联社巴黎一月六日电】黎德寿说，“谈判仍在拖下去，和平还没有恢复。原因是美国政府仍旧顽固地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希图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的新殖民地。”

黎德寿说，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十三日他同基辛格举行的秘密会谈中，“美国方面提出了许多涉及十月份拟订的和平协定草案的

“原则和实质内容的修改”。

他说，北越人“坚定地维护了这些原则，同时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到十二月十三日就只留下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了”。

这位满头银发的和谈使者说，在十二月十三日秘密会谈结束的时候，双方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汇报，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继续交换信件或重新会晤，以解决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时专家们将继续讨论议定书。他说，美国方面还建议任何一方都不要透露在秘密会谈中讨论的问题的内容。

黎德寿说，在十二月十六日（基辛格上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日子），美国“单方面公布了秘密会谈的部分内容，歪曲了真实情况，并且诬蔑越南民主共和国给谈判制造了障碍。但是，事实是十分明显的：正是美国方面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要求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使得会谈长期拖延下

去，不能迅速结束。”

黎德寿说，美国在协定问题上出尔反尔，嫁罪于北越人，“制造借口以搞战争升级，加紧轰炸和炮击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求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

他说，“美国的这一切算盘都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不仅被打败了，而且还引起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并且使会谈变得更困难了。”

黎德寿说：“现在美国不得不停止了它最近的战争升级，这样局势就重新恢复到了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恢复对河内和海防地区的轰炸的日子）以前的情况。”

黎德寿说：“因此，双方专家之间的会谈已经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将在一月八日举行另一次秘密会谈。这是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的一个胜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国的罪行的一个胜利。”

## 邦克同阮文绍六日会晤

【路透社西贡一月六日电】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邦克大使今天下午到总统府会晤了阮文绍总统。虽然人们认为会谈涉及到了北越和美国下星期一（一月八日）在巴

黎恢复秘密和谈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这次会谈的详细情况。

【美联社西贡一月六日电】美国大使邦克在独立宫同阮文绍会晤了一小时。

## 黎巴嫩《生活报》文章

### 《一个公开的敌人和一个阴险的朋友》

【本刊讯】贝鲁特日报《生活报》一月一日发表一篇题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和一个阴险的朋友》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并送去“鬼怪式”飞机，而苏联则给予以色列以人力援助：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前者给予以色列以金钱援助，后者给予人力上的加强。美国保证给予以色列以继续生存的一切东西，而苏联则使以色列排除和避免消失和被消灭的因素。美国人提出了一项关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军备平衡的办法，其结果是美国人给以色列的武器比阿拉伯国家的武器的总数还多，而苏联则答应

照美国的平衡办法行事，并以认真、信任和忠实的态度维护这一办法。

美国向以色列保证并为它安排向阿拉伯国家扩张的一切机会和可能，而苏联则掩盖和阻挠实现阿拉伯人收复被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所占领的土地的一切可能性，而且也避免采取可能阻止以色列扩张的一切行动。

尽管如此，在阿拉伯人入中的主导思想是，美国是阿拉伯人的唯一的凶恶敌人，而苏联则是在困难时伸出手来支持他们的亲密朋友。

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事情就清楚了。事

实已无疑地证明，几年来，苏联人和美国人在中东问题上和在合伙策划对付我们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已实行合作，取得谅解和和解，总之，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之间没有矛盾。

但是，经常有一些阿拉伯政府官员夸奖苏联对阿拉伯人的友谊，看来他们对苏联的援助感到高兴，而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毫无偏见地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这种评价，以便了解这种所谓的友谊，被夸大了作用和意义的这种援助是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灾难，使其遭到蔑视和屈辱，失去土地和尊严的最重要的因素。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五日在《华盛顿巡礼》栏中刊载杰克·安德森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使尼克松强硬起来》，摘要如下：

在说服尼克松总统使去年十月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势头停顿下来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它人。

这是接近谈判的一些人士提供的消息，然而，他们对所有有关文件的了解一直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到所有有关和平努力的文件。

亨利·基辛格由于人们对他负责的谈判工作提出了批评而感到苦恼。他私下扬言要公布所有的秘密会谈的谈话记录，但是截至写本文为止，总统和基辛格一直扣压了他们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的谈话记录。

对其它文件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对影印机已经进行了控制，以防止未经许可翻印这些文件。然而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士一直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未公开的情况。

由亨利·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去年十月在巴黎拟订的这项五十八页的协定草案最初已得到总统的赞同。他写信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只要求在协定中作小的澄清，并表示基辛格可以从西贡直接飞抵河内，以便最后完成协定。

总统在这些信件中并没有对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提出怀疑。在基辛格在西贡同南越总统阮文绍举行会谈以后，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基辛格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仍抱有足够的信心，因而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说了“和平近在眼前”这样一句有名的话。

军方的意见 但是与此同时，总统对协定草案作了一些重新考虑。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说，然而阮文绍对他的影响不如参谋长联席会议大。

因为陆军首脑艾布拉姆斯将军和太平洋司令盖勒海军上将突然开始发出一些严重的、秘密的警告，说这项协定将使一个非共党政权是否能生存下去有了很大的疑问。

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建议总统至少在西贡政权收到足够的军事装备以进行自卫以前不要同河内签署一项协定。因为一旦签署这项协定，美国就不能提供新装备而只能补充。

尼克松同意推迟签字，并向河内发了电报，要求范文同总理推迟签字。同时，总统下令向西贡空运大批补给品。运送的物资中包括数百架飞机和直升飞机，成吨的武器和弹药。

在巴黎曾达成过口头协议，规定在停火以前不改变南方的政治现状和军事现状。北越人的反应是准备恢复战斗。例如，把学童们撤出河内，显然是预料到会恢复轰炸。

在巴黎，黎德寿向基辛格提出抗议说，向西贡运送军用物资的做法违反他们达成的协议，因此收回早些时候作出的让步。

对河内的最后通牒 例如，他们早些时候曾同意在停火后六十天内无条件释放美国俘虏。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要求重新进行谈判时，总统愤怒地把基辛格召回国。他又向范文同发电报，让他在谈判或轰炸之间作选择。

同时，总统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了紧急军事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准备进行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轰炸。

尼克松在去年五月份曾采取这种冒险行动，当时他下令布雷封锁北越港口和轰炸北越的补给线，他认为，这会向北越人提出警告，并把他们带到谈判桌旁来。

他决定在十二月份采取同样的冒险行动，从而再次表明他能给予河内致命的打击，他的目的仍然是迫使北越人妥协。

现在，基辛格正在准备回到巴黎以便最后完成一项越南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

《华盛顿邮报》

《参谋长联席会议使尼克松强硬起来》

# 赖斯顿文章 《国会的心情》

## 认为尼克松同国会进行根本性较量的时间快到了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五日刊登詹姆斯·赖斯顿一月四日从华盛顿发回的一则报道，标题是《国会的心情》，摘要如下：

第九十三届国会现在又在首都复会了，它不断表示新的一年决心，并且像一位改悔的酒鬼一样答应放弃它的不良的行径。

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届不同的国会。它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变，只是年纪老了一点；但是整个说来，国会的议员比较年轻，他们更加直言不讳，更勇于反对关于资历和保密的规定，并且更加决心夺回自从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会赋予总统的权力。

本届国会中正好有一半的众议员和百分之四十五的参议员在过去六年

开始在国会服务，但是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仍然落在最初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选出来的领袖和委员会主席手里。

尽管国会内部在它的改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在重新当选的议员（不管是老年还是青年）当中有一种不同的心情。这就是担心在牺牲国会的情况下扩大总统的权力。在过去三年中，这种心情一直愈来愈强烈，由于总统上个月在没有国会磋商也没有向人民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决定用B-52飞机大肆轰炸河内，这种心情现在已经达到了要造反的程度。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众院新多数党领袖托马斯·奥尼尔强烈主张不再为继续进行越南战争提共经费，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曼斯菲

尔德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反战运动的领袖，而奥尼尔则代表全国的人数最多的一批大学选民。

但是，由于众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他一贯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总统）通知总统努力实现和平，否则国会就会做出相应决定，这就相当清楚地表明，总统和国会间的进行根本性较量的时间快到了。只要总统轰炸北越人口稠密地区，甚至攻入柬埔寨和老挝是为了制止河内在南方发动的军事攻势，国会就不会对他作为在这场战斗中的总司令的权威提出挑战，尽管许多议员对他的战略的效果是有怀疑的。但是现在他进行轰炸是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这里有迹象表明国会的大多数议员现在已转而反对他。

总统拒绝开支参众两

院为具体目的拨款的做法也激怒了国会，这样一来，不仅产生了国会进行战争的权力问题，而且也产生了国会对财政问题的权力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法问题。

行政和立法机构对在这些问题上将要进行的斗争所作的反应是有趣的。

总统正在尽快地改组他的政府。他正在把白宫的情报的流通集中起来，并迅速地增加了他自己对联邦机构的控制。

这是他和国会间的另一个争论点，因为他给他自己的白宫人员的权力越多，他就愈要运用总统的特权来保护他的白宫助手免遭国会的质问。

同时，国会也在谈论增加它自己的权利，但是没有象总统那样坚决地采取行动来改组国会，为将来的较量作准备。

【消息报】写道：

“自然，苏法两国在我们两国特别关心的欧洲事务上的合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苏联和法国共同主张尽快召开全欧安全合作会议。”

这家报纸强调指出：

“由于彻底执行两国合作的政策，信任和友谊增进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协作的程度更高了。政治合作包括两国政府之间的经常性协商，是用以在互相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了或者正在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苏《消息报》就蓬皮杜即将访苏发表评论

## 《苏法合作的新阶段》

健康化，完全克服‘冷战’后果，在欧洲建立睦邻关系和巩固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苏法两国的一致和合作的政策已变成国际生活经常性的因素，成为两国相互奉行的固定政策。”

这家报纸指出，“在短短的期间实际实现了将苏法关系提高到新的，实质更高的阶段的可能性，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

德·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十月对法国的访问在两国的这一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同乔治·蓬皮杜总统的会晤和会谈，在巴黎签署的苏法联合文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对国际缓和的进程，对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

#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特派记者 木村明生

进口货高级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厅里，我偶然和一位穿着雅致的姑娘同桌，在闲谈中顺便问了问。

“你的衣服真不错，什么地方做的？”

“比利时。”

“提包也很漂亮啊。”

“这是意大利的。”

“那么鞋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

此外还有类似的体验。你一问：“这是苏联造的吗？”对方就很不高兴地说：“别开玩笑啦！是法国制的。”看来，认为“进口货”高级而苏联货“蹩脚”的观念还非常强烈。苏联当局自己也完全承认服装质量不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曾经配上漫画，举出不能穿用的服装为例，严厉地申斥了制造工厂，洗了一次，黑色工作服褪色变成了灰色工作服，裤子缩短了十四厘米等等。

在莫斯科“搜寻枕头”

我在莫斯科住下以后第九个月，决定把妻子和孩子接来。添置床，毛毯，褥子等用具以后，我委托保姆安娜买三个枕头。安娜中午过后就出去买，到天黑才回来，她说：“现在莫斯科没有枕头”。她说先到红场的国营百货公司，然后去中央百货公司，直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日用品市场，腿都走僵了，可是哪里也没有枕头。

最后，我托两个保姆买，她们从相

识的俄国人家家里，由每家让给我一个用旧的枕头。我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斗争竟先从“搜寻枕头”开始。

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抢购食品

谈谈饮食方面吧。在莫斯科，主食面包和黄油，还有牛奶和牛肉是总有保证的。但是，猪肉和鸡肉就很少见。尤其到了冬季，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经常缺货。

我和一位俄国妇女一道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时候，在休息时到楼上的小吃厅去喝咖啡。可是这位妇女却马马虎虎地喝完咖啡，就在餐厅里到处乱串，买水果，糕点和巧克力糖。她完全不谈对刚才看的芭蕾舞剧的感想。她辩解道：“请原谅，因为有许多外头不卖的东西……”

铃响了，在回到座位去的路上，我探头看了看乐池。女演奏员们人人都带着网兜来。象是包着食品的报纸包装满了网兜。她们也不放过到大会堂演出的机会，抢购“特别配给品”，把提包放在座位旁边，边上放着网兜，不慌不忙地拿起小提琴来奏出《天鹅湖》的乐曲。

为喝一杯咖啡而排队

六八年冬季，教育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东京来了。他看看设在莫斯科的银座——高尔基大街上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营的“青年咖啡馆”，我们就抱着希望去了。暗沉沉的门外有二十来个青年排着队等开门。这是一个象要下雪的夜晚。我们试叩了一下从里面锁着的门，把外国记者证给出来的看门人看，请他“破例放我们进去”。他把门开了一条缝，摇摇头说：“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店。要破例进来，就得带中央委员会的许可证来。”我们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地回来了。

“青年咖啡馆”不仅这一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过门口经常排成队，因为同顾客人数相比，座位非常少。

菜单上没几个菜

我好不容易搞到了一流餐厅的座位，一看菜单，品种很少，许多菜只开列了名字而没有价格，就是说没有这个菜。由此可以推测一般的莫斯科市民的饭桌上是不会那么丰富的。几次应邀到俄国人家作客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本刊讯】据德新社一月五日晚上报道，联邦政府等待来自布拉格的信号，以便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一项可以使同东方国家的整个条约完善起来的协定。这是联邦外长谢尔星期五（一月五日）晚上在德国第一电视台播送的《波恩消息》中说的。谢尔再次强调，联邦政府愿意把慕尼黑协定的产生看成在道义上是不合法的，协定本身是无效的。对于这一点，尚未找到共同的方案，但是“到处”存在着可能获得共同方案的“迹象”。

谢尔在回答苏联和欧洲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时认为，从苏联国务活动家的谈话和那里的新闻机关的文章中可以断定，苏联是承认欧洲共同体这一现实的。相互的关系显然“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也不存在有直接的紧张状态。在将要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也要讨论经济和技术问题。在这方面，欧洲共同体所起的作用将自然而然地变得很明显。联邦共和国已通过其缓和政策对欧洲共同体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它自己的贡献。

关于（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联邦外长再次强调，对联邦共和国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因为签订了基本条约而成了外国。该条约承认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德国这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没有因此而消失。四大国对作为整体的德国所负的责任，没有为基本条约所触动，仅仅这一点就可得出上述结论。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官肯定能对付两个德意志国家将来在第三国家面前的共处的局面，并且能够体现联邦共和国原则上并未改变的对外政策及其目标。

法新社报道

## 尼克松同金钟泌会谈东北亚事务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尼克松总统向金钟泌先生保证：“美国政府打算坚决支持它对大韩民国所承担的防务义务”。杜鲁门举行追悼会后，就会谈期间陪同金钟泌东北亚事务举行会谈。先生的外务部长官金溶一位发言人事后说，植。

到了冬季，蔬菜和水果就更加少了。

六九年冬天，我和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在大剧院看了芭蕾舞后，到剧院对面首都饭店付美元的小吃厅去吃点心。吃过肉菜后，我问她吃什么，她说“想吃黄瓜”。订菜后，送来了一根圆形的绿黄瓜，装在一盘子里。我们用刀切成片撒点盐就吃开了，吃了一根黄瓜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她问：“够了吗？”我回答说：“我已经够了。”于是，她便动作敏捷地把吃剩的黄瓜装进了手提包。大概是带回家去让家里人都尝一尝吧！

食品公害绝不存在

在苏联的饮食生活方面不可忘怀的是，没有着色食品和有害食品。举例说，冰淇淋的价钱虽然要比日本的贵一点，但是用纯砂糖，味道正，而不象日本用化学甜料。苏联的牛奶，不管是纸袋装的还是瓶装的，不大好保存，三天一过，脂肪就会分离出来，我单身过日子时常为牛奶容易馊而发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也许是因为没有多余地使用防腐剂的缘故。

在日本，为了降低成本和促进销售，厂商用尽了化学甜味剂，着色剂，漂白剂和防腐剂，人就感到自己处于有害食品的包围之中。因此，我从这样的日本来到莫斯科，能够吃到可以放心地吃的一切食品，感到很高兴。和花色品种稍微少了一点相比较，每天能够吃到绝对安全的“天然食品”，这或许可以说是奢侈吧。（二）

## 《印度快报》评论《困难和辛苦的一年》

说七二年是英·甘地最困难的一年。由于国大党内部动荡和反对党一致攻击，英·甘地的权威遇到了严重挑战

【本刊讯】《印度快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了C·S·潘迪特写的一篇评论，标题是《困难和辛苦的一年》，全文如下：

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大概是甘地夫人自一九六九年（国大党分裂以来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是在取得战胜巴基斯坦的辉煌胜利以后全国出现一种十分自信的情绪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年的头六个月里，甘地夫人处在惊人胜利的浪峰上，以西姆拉最高级会谈为顶点。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着物价空前未有的螺旋形上涨打乱了一切经济计划。愁眉不展的不满情绪席卷全国，导致各地发生工潮和学潮。这正遭到了大大削弱的反对派在人民中恢复自己名声所需要的那种气候。随后雨季没有大量下雨以及广泛发生旱灾的消息，帮助这些分子在已经充斥着不满情绪的气氛中鼓动一种感到供应缺乏的心理。这正是国内外的一些反对执政党的激进立场的压力集团使执政党处于守势——如果说不是使其偏离它已宣布的政策和计划的话——的时机。

这些压力集团发现执政党内部的某些分子立即作出响应，这些分子对该党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选举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后，取代他们占据权力和权威地位的新的政治中坚力量（所谓激进的少壮派）心怀不满。恰巧在经济局势的全面恶化时进行的组织上的

选举，使这些分子得到了夺取控制党在邦一级的领导机构的机会。随着这一选举的进展，它就成了一场争权斗争。

由于该党内部的动荡和反对党的一致攻击，甘地夫人本身的权威面临了严重挑战。就国大党来说，她采取了不卷入任何一个具体派别的态度，但是，她没有饶过任何一个对她作为领袖的权威提出异议的人。

至于反对党的挑战，她以沉着的决心给予应付。虽然甘地夫人愿意调查人民的真正的不满意，但是她不止一次地宣布，政府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运动。这一决心已在处理九个大学的学潮，安得拉邦的地方统治运动以及处理阿萨姆邦的语言问题当中都得到了清楚的体现。

虽然，这些敏感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接近甘地夫人的人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坚定加之处理得当，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

然而，这些问题被认为仅仅是次要问题，是民众对经济中的普遍弊病造成物价上升和失业人数增加广泛不满的反应。对甘地夫人的真正的挑战不是在政治战线上，而是在经济战线上。在最近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她之所以宁愿发表一项明确声明，确定有具体时限的可靠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一项提出新的诺言而没有什么予以兑现希望的

决议，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次不仅关系到执政的国大党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总理她本人的未来成败的信任危机。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会议清楚地反映出国大党内部的这种反省的心情。

从一致选出工作委员会中十个由选举产生的席位这一点可明显看出，他们在努力避免公开冲突。人们还知道，全印协调委员会秘书处很可能要进行一次全面调整。而且不久，甘地夫人也可能对她的部长会议作出类似的改变，以使其具有同该党的基本性质一致的更单纯的外表。

在今后几个月中，甘地夫人还将提出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倡议。这一点已在加尔各答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反映出来了。就巴基斯坦而言，印度将先等待布托先生表明他在西姆拉协定范畴内对关系正常化优先要采取的步骤，然后再采取举行一次官员级会议来为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作准备的行动。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努力争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鉴于大国同普遍和缓关系，这样做被认为是必要的，不然的话，由于印度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可能使得印度的立场受到怀疑。这个同样的论点对于继续努力争取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也是适用的，即使那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不做出任何积极的响应也罢。

## 陈文杜和裴艳抵华盛顿并同基辛格会谈

美联社说这两人将代表阮文绍在美呆一个星期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准备八日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谈时，今天同阮文绍总统的两位南越使者举行了会谈。

这两位使者是前外交部长陈文杜和前驻美大使裴艳，他们于今天清早到达这里，将代表西贡领导人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没有透露他们会谈的

问题，但是在南方的北越军队问题是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障碍。

美国提出的关于公正和体面地解决这场战争的建议，包括阮文绍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一致同意遵守的那些建议，都没有要求北越军队撤出。

然而，这个撤军的问题看来是基辛格和他的谈判对手黎德寿八日重新举行秘密谈判时的重要问题之一。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来自西贡的两名杰出的使节今天到达这里，进行非正式的访问，再次呼吁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在巴黎和谈中损害南越的任何切身利益。

南越大使馆说，裴艳（他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任驻华盛顿大使）和前外长陈文杜希望在八日会见国务卿罗杰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

林。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似乎在贬低这次访问的意义，强调这次访问是非正式的，并说：“他们想知道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的方向。”

但是，很明显，南越对美国在八日开始的下一轮巴黎和谈中的态度可能变软是深为不安的，特别是在国会目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在国会，现在正在提出停止提供战争费用的动议。

人们认为，自从基辛格在十二月十六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明，美国将不允许任何一方否决一项尼克松总统认为是公平和公正的协议以来，南越人特别感到恼火。

### 侵越美军司令部称

美轰炸越二十度线以南的决定没有改变

【美联社西贡一月六日电】（记者：乔治·埃斯珀）北越今天指责说，美国军用飞机昨天袭击了二十度线以北地区，它还在指责美国继续到包括河内的北越心脏地区进行侦察活动。

美军司令部说，轰炸仍然限于二十度线以南地区，但是它拒绝对于进行侦察活动一事发表看法，以往这种侦察活动曾触发轰炸行动和以火箭进

行回击。美国其他提供消息的人士证实，正继续在二十度线以北地区进行侦察活动，但是他们不愿详谈。

美军司令部一位发言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消息。我们曾宣布轰炸已限制在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没有任何改变。我不能绝对地否认任何事情，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未对二十度线以北的地区进行轰炸。”

麦戈文和哈特菲尔德

## 提出立即完全停拨越战经费法案

法案要求在越释放美俘虏的条件下六十天内撤出全部美军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四日电】（记者：马克·于唐）民主党参议员麦戈文和共和党人马克·哈特菲尔德，今晚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旨在立即完全停止为越南战争提供经费的法案。

这项法案是国会中的反对党为反对尼克松总统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所采取的第一个具体行动。这项法案还要求，在河内释放美国俘虏这个唯一的条件下，在六十天以内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国军队。

今天早些时候，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参议员通过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提出的一项动议，这项动议也要求停止对越南的全部拨款。

但是，只要不通过制定一项法案来贯彻这些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就只是些只具有心理上影响的说明意图的声明。

参议员肯尼迪提出的动议同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一月二日通过的动议是一样的。这两项动议都表达了参众两院对尼克松总统上月下令对河内和海防进行野蛮轰炸的愤怒。

参议员麦戈文和哈特菲尔德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提出一些动议，要求美国大批大批地从印度支那撤出。去年的法案得到了参议院的通过，但是在众议院中没有得到通过。

麦戈文在提出这项法案时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是“希望甚至连那些最想维护行政权力的国会议员，现在也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尼克松先生终于走得太远了。如果国会现在不肯维护它在这场国家悲剧问题上的宪法权力，那么我们也可能放弃认为我们可以保持那怕是制衡的外观的想法，而制衡是建国的祖先们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四日电】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再次提出了他的法案，即：把提供的战争经费开支限制为在六十天内从印度支那撤走全部美军的经费。

## 阿富汗首相沙菲克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本刊讯】阿富汗《喀布尔时报》一月二日刊登阿富汗首相穆萨·沙菲克在他任职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如下：

穆萨·沙菲克首相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同孟加拉国政府保持接触。这种接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谅解的基础上，而且，迄今为止通过这些步骤采取了加强这种关系的行动。为了阐明孟加拉国人民的问题，我们大胆地在国际上对此表示了某些看法。孟加拉国正在朝着不结盟政策前进。它的人民同阿富汗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而且由于有许多阿富汗人居住在那个国家，这种关系在现在也是深厚的。同孟加拉国发展贸易和商业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孟加拉国的一位代表可望于今天到达喀布尔，他将带来他的总理的信件。

首相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我只想重申这样的看法：政党属于阿富汗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和制度的要素之列，政府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知道宪法赋予政府的实现这一任务的责任，政府将采取措施。

在有人问到如何改革官僚政治时，首相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而又复杂的问题。期望本届政府在就任仅仅几个月之内就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那是希望过高了。但是，应该为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基础。我们已在同时进行两项工作，这就是检查行政管理工作 and 建立行政监督组织。

他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开放社会。这意味着，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必须让公众了解情况。

我想规定什么属于官方机密，这样就不致于把什么都看成是国家机密。这方面的条令草案已经拟就，草案回答了问题，例如一件事情在多长时间里属于国家机密。我们不应认为政府处在象牙塔里。如果政府和报界之间发生分歧，那就应该以谅解为基础。我们应该学习存异的艺术。

首相说，我们在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若是怀着灰心失望的情绪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用阿富汗人的真正可贵的力量战胜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 法新社说

西贡对越南停火前景捉摸不定

【法新社西贡一月五日电】（记者：乌尔曼）在南越首都，人们的看法一般是悲观的——但是尤其对停火的前景捉摸不定。

看来连阮文绍总统都乐意参加猜测和平什么时候可能到来。

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和北越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再过三天就要在巴黎恢复会谈，这里的政界人士、外交官、新闻界人士和其他观察家不排除会谈再次失败的可能性。

这里的人们认为有可能的设想是多种多样的，甚至设想在谈判失败后对

北越发动军事总攻势，而在所有的设想中，最得不到支持的是阮文绍总统拒绝接受最终达成的美国—北越协议。

一些政府领导人谈到“单独”把战争继续下去。但是看来在西贡处于负责地位的任何人，都没有理解对华盛顿提出这样的挑战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会受到的影响的全面情况。

因此，这里的情绪是觉得他们是事态的受影响的一方，而不是主动的一方。今后越南局势发展的关键，肯定不在南越首都。

意大利《时代报》就意外长访华撰文

《中国 和 西方》

【本刊讯】意大利罗马的《时代报》一月三日刊登署名阿多尔福·亚历山德里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西方》，摘要如下：

我国外交部长是在这样一个特别重要和有益的时刻访问中国的：这既是因为这个伟大国家目前国内形势的发展，也是因为北京外交政策在最近一些时候所奉行的方针。

在动乱的“文化革命”之后，中国目前的国内形势似乎是稳定的，即使还未真正明朗化。不过，似乎可以说，国内形势得到了严密的控制，而经济（即便是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的道路上取得的发展）似乎是随着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和行政机构的逐步协调而前进。

中国进入联合国所取得的这一几乎是出人意料和举世公认的成就，尼克松的访问和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在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同日本及时地恢复接触，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政治上的承认和关注，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今天在国际政治中成为大国三角中和五角（如果包括欧洲和日本的话）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不只是从它所能发挥的力量或它在边界之外所能起的影响（就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来说，这是有限的）而言，而是就它具备的政治影响所产生的威望而言，特别是就它对抗苏联的角逐中所带来的威望而言。

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中国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化，但不是紧跟苏联的国家和民主国家或自由化国家的了解，不只是意识形态，而且也有外交和策略上的观点一致。

问题仍然是：今天中国在这个具体时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在实际中优先考虑对苏联的敌视从而优先考虑它不得不需要的防务，虽然它想在它边界之外尽可能地通过鼓励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点毛主义运动实现它的意识形态基本目标。

这一切使人想到，目前，北京首先需要的是防止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莫斯科企图在中国本土进行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因而，最近对西方和西方国家采取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接近政策。中国即使在像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国中断巴黎谈判，恢复对北越轰炸的那样艰难时刻也坚决

地保持同美国的建设性的关系就证明了这点。不应忘记，类似的坚定性在去冬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也表现了出来：尽管那时河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北京还是让尼克松进行了访问。人们在那时说，尼克松在北京缔结的协议是一座无法测量其深度的冰山，而这个冰山是有底层的，北京在最近印度支那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相对温和的立场就表明了这点。尼克松决定停止轰炸二十度线以北的地方和恢复谈判，这只能有助于大家所希望的解决越南问题，也将有利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

今天，中国实际上是三方或五方较量中的一个平衡和稳定因素。中国的观念和实际所允许的同西方的合作是可以保持的，如果不是像过去好多次那样要在不仅是道义和思想方面而且在经济，首先是政治方面大大强化，不仅

是他们的原来的，传统的独立的打算而且自给自足的打算的话。中国不能不支持北越，也不能少于苏联，而且也不能允许苏联在那里建立长期的影响。它的整个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至于说到欧洲，中国对我们这个古老大陆的有效的统一的鼓励更大了，这一统一确保了欧洲的地位和力量以成为中国用来同苏联抗衡的一个砝码。欧洲的一体化仍是遥远的，首先在政治和军事上是这样，人们可以从中国那里发现一些有意义的迹象：不提大西洋联盟，它始终是西方力量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倾向的迹象还表现在周恩来政府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敌视上，苏联固执地坚持召开这一会议，北京认为这是欧洲“芬兰化”的开始。

西方也能找到同苏联扩张主义抗衡的一个砝码：中国的力量，首先是政治力量，应当通过促成印度支那冲突双方达成体面和解同北京进行认真的合作来得到这一砝码，加强这一砝码。

【路透社香港一月六日电】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今天说，扩大两国之间“人民和人民”之间交流的前景看来十分有希望。但是，代表团警告说，由于中国人关心的是要在逐步的基础上扩大这种接触，因此不应该指望会突然增加这种交流。

密执安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教授率领的十四人代表团作为中国外交学会的客人在中国旅行一个月后昨天到达这里。

代表团成员今天在向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同中国的官员进行了“令人鼓舞的谈话”。

埃克斯坦教授说，讨论的范围包括中国的表演队，文化展览和体育队到美国访问的可能性，在英文和中文的教学方法方面进行合作，以及美国的学者，教师，行政人员和体育队到中国访问。

埃克斯坦教授指出，全国委员会和中国相应的机构一致同意研究一些建议可能属于什么性质以及在什么时机采取这些建议，同时，他强调指出，既没有商定，也没有详细制定任何具体计划。

【纽约时报新闻社香港一月五日电】（记者：蒂尔曼·德丁）代表设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在上月访问北京期间试图安排中美之间定期的文化交流，结果没有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们在从中国回美国途中于今天到达这里。同这个代表团有接触的人士说，中国官员们表示，鉴于越南战争在继续进行而且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现在同意进行定期交流还为时尚过早。据说，中国人很感兴趣地听取了代表团提出的有关中美学者和其他方面的团体及个人互相交流的建议，但是对目前进行这种交流没有作出任何许诺。

这个代表团由十四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国情况的资历最深的教授。作为一个集体来说，这个代表团是美国迄今访问过中国的最上流的学术界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没有象过去一年半内访问过北京的其他许多美国代表团和个人那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代表团团员们说，代表团要求见周时得到的回答是他太忙。

当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周曾会见其他一些到中国首都访问的外国客人，其中包括两位加拿大人，即文幼章夫妇。

一种猜测是，周所以拒绝会见这个美国代表团，可能是要突出地表示中国反对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正在进行的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美 中 关 系 全 国 委 员 会 访 华 团 在 港 发 表 声 明  
说 扩 大 美 中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交 流 的 前 景 十 分 有 希 望  
但 不 应 指 望 会 突 然 增 加

法新社评蒙博托总统将访华

说目前中国已成了扎伊尔政治关心的中心

【法新社金沙萨一月六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将军

从本星期六（一月六日）开始对人民中国然后对印度进行的正式访问，在扎伊尔成了国内所有新闻机关大力报道和宣传的课题。

自从金沙萨政府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认北京政权以来，几个星期之前还禁止扎伊尔人谈论的主题——“红色中国”已成了扎伊尔政治关心的中心。

一月二十日蒙博托将军访问之后，扎伊尔和中国之间肯定将要签署一项合作协定，其中将包括中国在农业方面提供援助的内容。另外，扎伊尔国家元首大概将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培养干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某些方法可能在扎伊尔单一党——人民革命运动内部得到运用。

然后，蒙博托将军将于一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正式访问新德里。很久以来印度就没有接待一个非洲国家元首，英迪拉·甘地—蒙博托的会谈将对亚非之间关系的状况提供一些宝贵的说明。然而，尽管这次访问在一个月之前还是想不到的，但是扎伊尔的政治将不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最广为宣传的口号仍然是：“不左，不右，甚至不中，向前。”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海底石油生产体系》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海底石油生产体系》，摘要如下：

在开采沉睡于海底的石油资源方面，欧美的企业集团正在研究将海底石油装入油船的廉价生产体系。最近，我国住友商事公司也决定参加研究计划。为迅速地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海底石油引起了各国的重视，但是，虽然能够开采，而将石油装上油轮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上是困难的。该公司参加研究的生产体系其特点是，在严酷的海底条件下能够廉价地大量采油，并且不造成海洋污染。

在远海开采

现在，我国在土佐，常磐，小樽等七处开采海底石油，都是在一百至二百米深的海面。这与四、五十年前以平均十五米至二十米的浅海区域为对象时

相比，规模正在迅速地扩大。世界各国也都出现这种倾向。可以说，各国为开发能源，确保能源的稳定，即将进入全球性的开发海底石油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的尝试是以浮游构造物组成的“人工岛”为基地。这种开采方法，除需庞大的输油管道外，还需要陆上贮油基地和送出原油的大型港湾设备。特别是在技术上的难点较多，还不清楚这种方法在远海开采石油是否有成功之例。虽然在近海，浅海区域，当海象条件较好时生产成本不高，但是，现在的多数情况是在深海的恶劣条件下作业。并且，这种生产方法还有污染海水，需补偿渔业损失等问题。

所以，人们把目标集中在以远海为对象，能够廉价地生产并且不造成污染的海底石油开采方法上。这就是，在海底建造必要的设施，即在海底能

开采原油，集油，油气分离，贮油，直到装船的一系列生产体系，它被称为海底生产体系。

有人型和无人型

推进开发海底石油的主体是美，英，法用共同国际资金合办的公司SEAL，它于七〇年成立（公司设在百慕大岛，资本为二千一百万美元）。

【法新社伦敦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电】

世界钢铁学会

第六届年会到十一日为止，在伦敦开会三天。在会上，新日本制铁公司的斋藤强调，世界上的海洋有可能成为钢的潜在大市场，可能额外消耗五千万吨钢，或目前产量的百分之八。他说，今后十年，仅海底石油的开发就需要钻探器材，输油管道，中央终点站，装运设备和储存

该公司现在进行研究的体系有两种：有人型SAS（卫星型）体系和无人型SIS（模块复合型）体系。SAS体系适用于在偏离油田中心的地方打井，廉价地进行生产。这种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称为卫星的巨大的充气密封容器，它里边容纳着开采装置，油井控制装置，集油装置，自动原油通管装置和各种维修装置。人从顶部的出入口出入，主要是监视机器工作。从几个这种密封容器中集聚起来的原油也是通

过在海底敷设的集油管装上油轮。

逐渐趋向正式实验

另一种是用于开发大规模油田的SIS体系。为实现无人监视，它由标准化机器组成。其特点是避免设备的复杂性和节省海底的设备维修，检查工作的时间及费用等。因传感器和油压装置等耐用年限短的装置在严酷的条件下使用，需要随时调整，所以采用标准化可以交换的模块。竖立于海底贮油罐中间的集中控制塔是分

级的，具有抗海浪的强柔结构。

在集中控制塔四周的设备都是由超耐压耐蚀性材料构成。例如，输油管线的中心有输送原油的总管，在其周围装为数根兼起防护作用的电缆，在电缆外面被覆着特殊合成橡胶的外层。它能彻底防止漏油，并且，即使延长数千米也可以和电缆结合在一起。

据说，SIS体系将于七四年进行首次整体实验，在七五年左右实现实际应用的目标。

在世界钢铁学会年会上  
日本代表说海洋将成为钢的潜在大市场

设备等钢材约三十万吨，例如大型钻探台就用钢三万吨，北海输油管道就用钢七万吨。

其他的开发事业，如海底矿产资源的开发所用的设备，海底养鱼所用的浮动防波堤等，海洋能量利用所需的设施，海水淡化工厂都需要大量的钢。

至于日本，在一九八

〇年以前，为了完成填海计划，就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钢。在大阪湾修筑一个航空基地，又需要三百七十万吨钢。近陆终点站，海上停泊所，装有起重机，打桩机的船，疏浚船，装管船，都需要钢。

在旅游事业方面，他说，将来会建设水下了望台，水下饭店，水族馆，还

会建设水上城市，水下住宅，这些更需要钢。

出席世界钢铁学会年会的日本代表，认为目前日本的钢向欧洲的出口量“太低了”。

美国与欧洲产钢量是相似的。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要向美国出口钢六百万吨，而目前与欧洲达成的协议把日本向欧洲出口的钢限定到一百二十五万吨。两相比较，就看出差别是很大的。



意大利《时代报》就意外长访华撰文

《中国 和 西方》

【本刊讯】意大利罗马的《时代报》一月三日刊登署名阿多尔福·亚历山德里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西方》，摘要如下：

我国外交部长是在这样一个特别重要和有益的时刻访问中国的：这既是因为这个伟大国家目前国内形势的发展，也是因为北京外交政策在最近一些时候所奉行的方针。

在动乱的“文化革命”之后，中国目前的国内形势似乎是稳定的，即使还未真正明朗化。不过，似乎可以说，国内形势得到了严密的控制，而经济（即便是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的道路上取得的发展）似乎是随着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和行政机构的逐步协调而前进。

中国进入联合国所取得的这一几乎是出人意料和举世公认的成就，尼克松的访问和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在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同日本及时地恢复接触，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政治上的承认和关注，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今天在国际政治中成为大国三角中和五角（如果包括欧洲和日本的话）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不只是从它所能发挥的力量或它在边界之外所能起的影响（就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来说，这是有限的）而言，而是就它具备的政治影响所产生的威望而言，特别是就它对抗苏联的角逐中所带来的威望而言。

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中国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化，但不是紧跟苏联的国家和民主国家或自由化国家的了解，不只是意识形态，而且也有外交和策略上的观点一致。

问题仍然是：今天中国在这个具体时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在实际中优先考虑对苏联的敌视从而优先考虑它不得不需要的防务，虽然它想在它边界之外尽可能地通过鼓励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点毛主义运动实现它的意识形态基本目标。

这一切使人想到，目前，北京首先需要的是防止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莫斯科企图在中国本土进行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因而，最近对西方和西方国家采取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接近政策。中国即使在像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国中断巴黎谈判，恢复对北越轰炸的那样艰难时刻也坚决

地保持同美国的建设性的关系就证明了这点。不应忘记，类似的坚定性在去冬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也表现了出来：尽管那时河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北京还是让尼克松进行了访问。人们在那时说，尼克松在北京缔结的协议是一座无法测量其深度的冰山，而这个冰山是有底层的，北京在最近印度支那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相对温和的立场就表明了这点。尼克松决定停止轰炸二十度线以北的地方和恢复谈判，这只能有助于大家所希望的解决越南问题，也将有利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

今天，中国实际上是三方或五方较量中的一个平衡和稳定因素。中国的观念和实际所允许的同西方的合作是可以保持的，如果不是像过去好多次那样要在不仅是道义和思想方面而且在经济，首先是政治方面大大强化，不仅

是他们的原来的，传统的独立的打算而且自给自足的打算的话。中国不能不支持北越，也不能少于苏联，而且也不能允许苏联在那里建立长期的影响。它的整个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至于说到欧洲，中国对我们这个古老大陆的有效的统一的鼓励更大了，这一统一确保了欧洲的地位和力量以成为中国用来同苏联抗衡的一个砝码。欧洲的一体化仍是遥远的，首先在政治和军事上是这样，人们可以从中国那里发现一些有意义的迹象：不提大西洋联盟，它始终是西方力量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倾向的迹象还表现在周恩来政府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敌视上，苏联固执地坚持召开这一会议，北京认为这是欧洲“芬兰化”的开始。

西方也能找到同苏联扩张主义抗衡的一个砝码：中国的力量，首先是政治力量，应当通过促成印度支那冲突双方达成体面和解同北京进行认真的合作来得到这一砝码，加强这一砝码。

【路透社香港一月六日电】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今天说，扩大两国之间“人民和人民”之间交流的前景看来十分有希望。但是，代表团警告说，由于中国人关心的是要在逐步的基础上扩大这种接触，因此不应该指望会突然增加这种交流。

密执安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教授率领的十四人代表团作为中国外交学会的客人在中国旅行一个月后昨天到达这里。

代表团成员今天在向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同中国的官员进行了“令人鼓舞的谈话”。

埃克斯坦教授说，讨论的范围包括中国的表演队，文化展览和体育队到美国访问的可能性，在英文和中文的教学方法方面进行合作，以及美国的学者，教师，行政人员和体育队到中国访问。

埃克斯坦教授指出，全国委员会和中国相应的机构一致同意研究一些建议可能属于什么性质以及在什么时机采取这些建议，同时，他强调指出，既没有商定，也没有详细制定任何具体计划。

【纽约时报新闻社香港一月五日电】（记者：蒂尔曼·德丁）代表设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在上月访问北京期间试图安排中美之间定期的文化交流，结果没有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们在从中国回美国途中于今天到达这里。同这个代表团有接触的人士说，中国官员们表示，鉴于越南战争在继续进行而且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现在同意进行定期交流还为时尚过早。据说，中国人很感兴趣地听取了代表团提出的有关中美学者和其他方面的团体及个人互相交流的建议，但是对目前进行这种交流没有作出任何许诺。

这个代表团由十四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国情况的资历最深的教授。作为一个集体来说，这个代表团是美国迄今访问过中国的最上流的学术界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没有象过去一年半内访问过北京的其他许多美国代表团和个人那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代表团团员们说，代表团要求见周时得到的回答是他太忙。

当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周曾会见其他一些到中国首都访问的外国客人，其中包括两位加拿大人，即文幼章夫妇。

一种猜测是，周所以拒绝会见这个美国代表团，可能是要突出地表示中国反对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正在进行的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美 中 关 系 全 国 委 员 会 访 华 团 在 港 发 表 声 明  
说 扩 大 美 中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交 流 的 前 景 十 分 有 希 望  
但 不 应 指 望 会 突 然 增 加

法新社评蒙博托总统将访华

说目前中国已成了扎伊尔政治关心的中心

【法新社金沙萨一月六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将军

从本星期六（一月六日）开始对人民中国然后对印度进行的正式访问，在扎伊尔成了国内所有新闻机关大力报道和宣传的课题。

自从金沙萨政府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认北京政权以来，几个星期之前还禁止扎伊尔人谈论的主题——“红色中国”已成了扎伊尔政治关心的中心。

一月二十日蒙博托将军访问之后，扎伊尔和中国之间肯定将要签署一项合作协定，其中将包括中国在农业方面提供援助的内容。另外，扎伊尔国家元首大概将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培养干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某些方法可能在扎伊尔单一党——人民革命运动内部得到运用。

然后，蒙博托将军将于一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正式访问新德里。很久以来印度就没有接待一个非洲国家元首，英迪拉·甘地—蒙博托的会谈将对亚非之间关系的状况提供一些宝贵的说明。然而，尽管这次访问在一个月之前还是想不到的，但是扎伊尔的政治将不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最广为宣传的口号仍然是：“不左，不右，甚至不中，向前。”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海底石油生产体系》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海底石油生产体系》，摘要如下：

在开采沉睡于海底的石油资源方面，欧美的企业集团正在研究将海底石油装入油船的廉价生产体系。最近，我国住友商事公司也决定参加研究计划。为迅速地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海底石油引起了各国的重视，但是，虽然能够开采，而将石油装上油轮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上是困难的。该公司参加研究的生产体系其特点是，在严酷的海底条件下能够廉价地大量采油，并且不造成海洋污染。

在远海开采

现在，我国在土佐，常磐，小樽等七处开采海底石油，都是在一百至二百米深的海面。这与四、五十年前以平均十五米至二十米的浅海区域为对象时

相比，规模正在迅速地扩大。世界各国也都出现这种倾向。可以说，各国为开发能源，确保能源的稳定，即将进入全球性的开发海底石油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的尝试是以浮游构造物组成的“人工岛”为基地。这种开采方法，除需庞大的输油管道外，还需要陆上贮油基地和送出原油的大型港湾设备。特别是在技术上的难点较多，还不清楚这种方法在远海开采石油是否有成功之例。虽然在近海，浅海区域，当海象条件较好时生产成本不高，但是，现在的多数情况是在深海的恶劣条件下作业。并且，这种生产方法还有污染海水，需补偿渔业损失等问题。

所以，人们把目标集中在以远海为对象，能够廉价地生产并且不造成污染的海底石油开采方法上。这就是，在海底建造必要的设施，即在海底能

开采原油，集油，油气分离，贮油，直到装船的一系列生产体系，它被称为海底生产体系。

有人型和无人型

推进开发海底石油的主体是美，英，法用共同国际资金合办的公司SEAL，它于七〇年成立（公司设在百慕大岛，资本为二千一百万美元）。

【法新社伦敦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电】

世界钢铁学会第六届年会到十一日为止，在伦敦开会三天。在会上，新日本制铁公司的斋藤强调，世界上的海洋有可能成为钢的潜在大市场，可能额外消耗五千万吨钢，或目前产量的百分之八。他说，今后十年，仅海底石油的开发就需要钻探器材，输油管道，中央终点站，装运设备和储存

该公司现在进行研究的体系有两种：有人型SAS（卫星型）体系和无人型SIS（模块复合型）体系。SAS体系适用于在偏离油田中心的地方打井，廉价地进行生产。这种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称为卫星的巨大的充气密封容器，它里边容纳着开采装置，油井控制装置，集油装置，自动原油通管装置和各种维修装置。人从顶部的出入口出入，主要是监视机器工作。从几个这种密封容器中集聚起来的原油也是通

过在海底敷设的集油管装上油轮。

逐渐趋向正式实验

另一种是用于开发大规模油田的SIS体系。为实现无人监视，它由标准化机器组成。其特点是避免设备的复杂性和节省海底的设备维修，检查工作的时间及费用等。因传感器和油压装置等耐用年限短的装置在严酷的条件下使用，需要随时调整，所以采用标准化可以交换的模块。竖立于海底贮油罐中间的集中控制塔是分

级的，具有抗海浪的强柔结构。

在集中控制塔四周的设备都是由超耐压耐蚀性材料构成。例如，输油管线的中心有输送原油的总管，在其周围装为数根兼起防护作用的电缆，在电缆外面被覆着特殊合成橡胶的外层。它能彻底防止漏油，并且，即使延长数千米也可以和电缆结合在一起。

据说，SIS体系将于七四年进行首次整体实验，在七五年左右实现实际应用的目标。

在世界钢铁学会年会上  
日本代表说海洋将成为钢的潜在大市场

设备等钢材约三十万吨，例如大型钻探台就用钢三万吨，北海输油管道就用钢七万吨。

其他的开发事业，如海底矿产资源的开发所用的设备，海底养鱼所用的浮动防波堤等，海洋能量利用所需的设施，海水淡化工厂都需要大量的钢。

至于日本，在一九八

〇年以前，为了完成填海计划，就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钢。在大阪湾修筑一个航空基地，又需要三百七十万吨钢。近陆终点站，海上停泊所，装有起重机，打桩机的船，疏浚船，装管船，都需要钢。在旅游事业方面，他说，将来会建设水下了望台，水下饭店，水族馆，还

会建设水上城市，水下住宅，这些更需要钢。

出席世界钢铁学会年会的日本代表，认为目前日本的钢向欧洲的出口量“太低了”。美国与欧洲产钢量是相似的。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要向美国出口钢六百万吨，而目前与欧洲达成的协议把日本向欧洲出口的钢限定到一百二十五万吨。两相比较，就看出差别是很大的。